

新文科教育背景下多学科跨界融合的文学地理学

康建军^{1, 2} 侯丽^{1*} 徐永丽¹

1.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 聊城山东 252059

2.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南昌江西 330077

摘要:空间性研究是进行文学样本分析的重要内容,空间性是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属性。本文通过对罗伯特·塔利的《空间性》的研读,探讨在不同专业背景下,新文科教育视野里多学科跨界融合的文学地理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图景和存在。三位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七个不同专业的五十余位同学的深度座谈与访谈,都为学科的跨界与融合进行了检验性的阅读与创意写作的实习实训。在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笔下,种种无法单独抽绎出来的诗学空间与地理空间,丰富了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也让当下语境中的空间,逐渐成长为一个比时间更重要的概念。通过探究文学研究中空间性的不同方面,师生们对整个文学理论领域的空间转向进行了梳理,也看到了新文科教育背景下多学科跨界融合的必要性,而作为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文学地理学,在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应该融入更合理的知识结构,也应该会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文学地理学+的特性。

关键词:新文科教育;多学科;跨界融合;文学地理学+;深阅读;创意写作

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作品与人地关系的地理科学分支,它以作家、作品为中介,以文本、故事为核心,重点研究文学作品与地理环境的双向互动及内部联系。文学作品的创作空间和展现效果,能够看得出诗学空间实际上是寸步不离地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所有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世界的地理空间,因为其可感知和可塑造,这样的诗学空间进而在文本的解读中,在阅读中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在反思中具有高度的真实感。

空间性是当下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它聚焦于“空间转向”,为关于时间和历史的传统文学分析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当代西方学术前沿丛书——《空间性》(作者罗伯特·塔利 Robert T. Tally Jr.,译者方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是本年度在《空间性》研究上值得深入阅读和讨论的严肃文本。本研究通过三位老师先后持续四周的文本领读,通过与来自于七个不同专业的五十余位同学的座谈,先后形成四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最终凝练为本文。一方面致敬《空间性》的作者与译者,另一方面也是进行新文科学科知识融合与交叉人才培养进行创意写作的一次尝试。

1. 空间认知、文学绘图与美学叙事

主持人康建军:地理空间认知也可以简称为空间认知。空间性无疑与文学性是相伴生的。相较于其他关于

文学批评方面的书,《空间性》更多的是以传统文学以及前人作出的理论进行总结。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中的西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也使得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范畴变得广泛。对于一些文本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解释,会让读者在内心去主动的思考。空间认知也是对现实世界的空间属性包括位置、大小、距离、方向、形状、模式、运动和物体内部关系的认知,是通过获取、处理、存储、传递和解译空间信息来获取新的空间知识的过程。空间认知是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心理学、地图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都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习惯用地图表示地理空间,但是地图本身就是一个“可操纵的空间”,因此地理空间认知的研究可以直接放在地图空间上。在科技进步,地理环境进一步开拓的时代,就算基于现实的认识和实践,地理空间和文学地理空间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诗学的想象空间可以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也可以精骛八极、神游万仞,由作者虚构+读者的二次结解构而成的新的地理空间和诗学空间,诗学空间的创造,与其说是作者构建的,毋宁说是读者构建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读者构建的贡献会更大一些,因为毕竟不同的读者群,对诗学空间的二次想象,都存在着迥异的人生感悟。文学绘图要求阅读和阐释的方法与叙事空间性相适应,就像亚哈为了寻找白鲸而钻研地图时的情形,我们在阅读地图时,也会发现自己和自己所在空间不断被重写,不断被重新绘制,而这就是所说的社会空

本文系2021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应用项目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简介:侯丽, Email: akanghao@vip.163.com。

间。本组发言的主体是，通过研讨我们在文学世界里如何认知空间、文学地理学的路径设计与图谱绘制、空间诗学的转身与虚无空间的表述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来更深入地挖掘文学+地理学的合作趋向与发展脉络。

1.1 我们如何认知空间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周煜晓：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感受到焦虑，也许来自未来，也许来自生活，在《空间性》中作者认为焦虑来自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从而承认，人必须拥有选择正确或错误道路的自由。因此，焦虑感是人发自内心的对于无法逃避的自由的承认。但是如果说自由是存在焦虑的根源，那么对萨特而言，自由也是克服焦虑的方法。换句话说，产生焦虑感就是我们在某方面的自由受限的时候，由于无法拥有自由的感觉而产生焦虑，然而我们又可以通过获取另一方面的自由而解决焦虑感。每个人必须拥有创造自己存在意义的自由：即每个主体都应当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精心安排自己生命的各部分，以建立一种“地方感”和在世的目的。

“认知绘图”不仅仅指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图像之类的物质，还包括有每个主体在自己的内心中根据某一地方感而想象出来的画面。所以说认知绘图是一种多元化的物质。而它存在的美学就是指每个主体的审美不同进而形成不同美，一个主体一种美感，当这些美感交错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构成一种美学，使得认知绘图拥有和文学绘图一样，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奇幻故事、寓言等特点。文学绘图已经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关键方式，而认知绘图则是文学绘图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让我们更好更直观地理解我们的现实世界，可以将一些抽象的物质生动形象地呈现在我们脑海中。而认知绘图需要协调主体的经验位置和有关于地理整体性的非经验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郭鸿丽：罗伯特用“投射出一个世界”来描述文学的作用，写作行为本身或许可以被看作某种绘图形式或制图行为，作者为地图绘制者以不同方式绘制他们世界真实与想象的空间。读者是文本阅读者也是地图阅读者，批判性读者成为某种地理学家积极解释文学地图，同时呈现出新的未曾预见的绘图方式。空间一直存在并且有着广阔的历史。什么是空间性？康德把空间看作是可能事物的绝对的无边界的容器。通过文学绘图，特征是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所隐含的那种新空间性”。文学和文化研究最近的空间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后现在状况的产物。文学绘图是展示文学空间性的主要方式。作家参与到一种类似地图绘制的活动中，作

者以此向我们展示出独特的文学空间。叙事是创造世界的一种形式。

作者是文学空间文本的叙写者，在制作对某个世界的拼缝式表征时，叙述者也创造或发现了叙事所呈现的那个世界对读者而言，该叙事赋予这个世界以形象，这一点近似地图，并且某叙事中的文学绘图能成为将来的勘测、吟唱和叙事的一部分，或者说，将来的叙事地图的一部分。地图并不是对现有空间的严格模仿性表征，而是想象性地投射出可以用于人们生活的空间。认识到文学的空间性后，未来的文学绘图也许能找寻到一种迄今无法预见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所遇到的世界，以及仅存在于人类想象中的世界。

1.2 文学地理学的图谱绘制

历史学专业孙志杰：文学与地理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文学是人们对物质世界在精神上的映射，地理是空间形态在形式上的体现；二者相结合会给予一个新的定义去丈量世界。乡村和城市在地理上本就是两个相反甚至毫无交集的两个的概念，乡村主要以自然地理景观为主；而城市的人文地理色彩浓厚；但正因为这种空间地理的差异才孕育出文学题材的多样性，换言之，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创作造成影响，这些影响的表现形态或者载体，就间接性的让时间与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空间是历史的，空间形态的历史往往与叙述形式上的历史相重叠，文学地理学也为之提供非常重要的研究文本的方式。其次空间也是现实的，关注文学地理视角下的文本空间，用虚构空间性的方式去绘制它世界的真实与想象的空间，让读者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绘图工程中，去被动的接受地图和文本所传递的空间信息，并主动的决定变动不居且转瞬即逝的意义。创作者通过空间架构下的以物质载体表达出来的地理现象，以横向的时间为轴，从历史的角度去解剖文学的时代性，随着地理现象的变化，物质载体的更改，横向时间轴的演变，文学与地理相结合就会依据地域文化特征对此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一种新的认知和见解；以此通过空间关系试图解释和改变世界，并将生命置身于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中以此在社会结构中以空间性的视角持续性发展。

汉语言文学专业方颖：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性不仅与现实存在挂钩，在虚无世界中也同样适用。弗兰兹·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擅长“虚无”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其现代主义短篇小说《变形记》中也同样体现了作为空间中主体存在的“虚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人公格里高尔由人变虫后迷失自我，最后孤独至

死的精神空间虚无；另一方面是作者作为构建者创造了这场游戏后隐匿，诱惑读者进入替换的主体空间虚无。在这些虚无的背后，卡夫卡始终不变的是对“深刻的虚无”的追求，即艺术的最高境界——“存在”，《变形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对主人公格里高尔有一天突然由人变成虫的身份丧失与获得来揭示格里高尔的思想异化历程早已开始，本我精神的丢失已经和有着相同意识而肉身不同的甲虫毫无区别，这种精神的荒芜最终必然造成他孤独死去的悲剧。同时，作者将格里高尔塑造成一个“不称职”的主角，时刻丢失自己的光环而将精神意识寄托于他人，这使得读者成为类似于“游戏”，即一个与世隔绝的想象的世界的参与者，作者成为上帝，赋予他们徜徉文本世界，窥视主人公生活的体验卡，同时也诱惑着他们将自己带入主角的躯壳之中，用自己的意识来填补文本空白，亲身经历主人公精神虚无后的痛苦以及产生相应的情感共鸣，达到一种作者、读者与文本和谐共存的三效互动。

1.3 空间诗学的转身与虚无空间

网络工程专业李东旭：空间性不再局限于在建筑、地理、城市规划等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性上发展，迅速向哲学和文学领域蔓延。空间性的艺术，在文学写作的艺术手法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在诗歌方面的影响更如一种偶然而美丽的结合，碰撞出了新的火花。空间诗学更像是对传统诗歌创作的一种改造，通过其中各种关系的集合与交互，产生类似空间中事物的联系，这里面包含语言建构、文化建构与心理建构，同时也是对关系的建构，并在此之上呈现出一个新的框架。在创作的时候，作者有意识的向不同的空间维度靠拢、观察，超越了传统的叙事写作视角，与传统的创作手法相结合，形成具有空间特性的创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并且使得作品的解读更加多元。

过去的二元论出现了两种空间认识模式：“第一空间”的透视法和认识论模式，关注的主要是空间形式之具体形象的物质性，以及可以根据经验来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间”是感受和建构的认识模式，它是在空间的观念之中构想出来的，缘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并再现了认识形式之中人类对于空间性的探索与反思。诗歌的形象并不单纯依托诗歌的语言本身，不受常识和理性思维的制约，作者或许并不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形象的去，然而却使得诗人的形象更加明朗。借此通过空间性实现诗歌的艺术转向，将极大的推动空间诗学的发展和研究。

汉语言文学专业刘涵：较长历史时期里，空间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与运行的既定处所而存在，社会理论

中空间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地理学的想象力。从文学性上来说，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文学作品是空间展开的时间方面的建构，而空间成为人物发展的戏剧上演的“舞台”，是作为一种场景而存在的。戏剧作品上对舞台的把控实际也就是空间学的应用，莎士比亚的戏剧被各个学者研究，马勒（Andreas Mahler）的《莎士比亚的飞地》和沃德（Christina Wald）的《理查三世暴政的戏剧拓扑结构》，采用拓扑分析方法分析莎翁的《皆大欢喜》《李尔王》和《哈姆莱特》及《理查三世》这些作品情节结构的复杂性，而这一方法也恰是出于莎士比亚对政治空间、戏剧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熟练调控，思考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如何将需要想象的东西拉到观众与表演者共同分享的空间中，使表演者与观众产生思维上的互动，体现了空间性的作用。

空间的扩展使多元性成为可能，多元性不仅体现在外延的多元性，也体现在内化的多元性。多元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文学地理学本身即是文学与地理学交叉融合而产生的新学科，注重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融合，是其与身俱来的品格。文学具有空间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与话语都体现了跨学科的应用，将空间理论运用于文学，能大幅度提高作品的逻辑与推敲度，更具有现实价值与启发。

2. 后现代主义的创意写作与空间体验

主持人侯丽：诗学空间在现实空间和虚构空间上的交叉、二悖甚至混淆不清，存在于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过渡与重组，虽然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只能生成一种可以表述的地理空间，但不同的读者，会解读出来一千种不同的哈姆雷特。很多读者会将现实的地理空间代入到文学作品中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际遇来反观文学作品的，因此这种类型的地理空间存在，明显地小于读者们心目中的文学作品和诗学空间。认知绘图就是根据自己的认知去有结构地将信息进行绘图，那这就相当于是对于一件事情的叙事，它作为表达经验和表征现实的方式，是对不同空间组织的回应，并会受到不同空间组织的影响。

其实每个人都存在自己独特的地方感，而且每个人的运动轨迹也是不同的，思维也是不同的，而人就是地方感的主体，地方感会跟随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当主体有意义地存在于空间中，那么跟随着他的独特地方感也就是有意义的。通过丧失自我的精神空间的虚无和作品空间本身读者主体的存在来概说文学作品中空间性的体现。

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研讨中，有50余位同学进行

了发言,并有二十余位同学书写了书面的发言材料。这种创意写作的实践与尝试,也为我们进行深阅读和创意写作提供了可能。针对空间性这一问题,塔利在《空间性》中言:“通过绘图,通过理解和塑造世界,有可能克服迷失感,或者说,克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出离家园感。”空间目标的形状、大小、方位、位置、维数和相互关系等空间结构的知识,形成了我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并影响我们的空间决策和行为(王家耀等,1999)。实际的距离与认知距离有时是有差别的,Egenhofer和Golledge(1998)详细研究了认知距离的概念,认为精确测量所得到的地图与该区域的认知地图是有差别的,主要表现在量测精度上。认知地图也称心象地图(mental map),可把它理解为人们对现实世界感知的心象表示,是一个人头脑中具有的有关环境的空间结构的大量知识。人们通过记录感知、自然语言和推导的信息来构造和发展认知地图。本组发言的主体是,出离家园的空间体验、创意空间与写作的超验、空间批评与空间理论的后现代性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2.1 出离家园的空间体验

汉语言文学专业张怡然:文学绘图不止是文学空间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写作手法的研究,帮助作者不断突破极限,进行头脑风暴,开创全新的写作模式以打造更为逼真的文学世界。文学绘图融合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家站在上帝视角进行地图绘制,构建文学空间。但无论是叙事作家,还是科幻作家,都无法彻底逃离地表真实空间对其创作的影响,无论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城乡生活全景图,还是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描绘的四光年外的“三体文明”“其在现实世界中都可以找到原型,无法摆脱时代和现实世界对作者创作的限制,且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注入了作者的个人感受与思想情感。纯粹的虚构或想象都会失去真实的依据,难以与读者达到共鸣。

我是从环境科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因此我对地理学和文学都非常感兴趣。写作本身或许可以被看作某种绘图形式或制图行为,文学作者通过文学绘图构建一个文学空间,那么读者阅读该行为可以看作是二次绘图。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逐渐使人们迷失在不同但又相互缠绕的现实空间中,日渐失去本真。不同读者所处的人生境遇不同、个人人生经历不同等众多因素都会影响重塑空间的样貌,读者得到的文学空间不尽相同,但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乌托邦或者是世外桃

源,可以帮助人们短暂忘却生活的五味杂陈,得到心灵的慰藉,并获得在现实世界继续前进的动力。

2.2 创意空间与写作的超验

地理科学专业王树凡:超验的无家可归:文学何以给予我们空间感?在《空间性》一书中,作者将文学描绘成一种绘图形式,研究文学、文字创造构建的一种空间性。当精神世界贫瘠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焦虑和不安感,会向自己发问柏拉图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而产生一种“超验的无家可归”,而文学在这时就起到了绘制地图的功能,向读者呈现关于某种地方的描绘,让他们进去想象的空间,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提供各种参考点,使读者依据参考点,来熟悉和理解自己的生活。

读书不是为了占有,不是为了记住,是为了在黑漆漆的远处,为自己多点一盏灯,给自己一个空间的参考。远处的灯多了,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空间感,世界才会把自己的样子展现给我们看。我们到了那些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遇到从来没有遇到的事,是不张皇的。我们的自卑、对他人眼光的在意,对死亡的恐惧,《穆斯林的葬礼》也早就告知,生死有命,需坦然视之。遇到各种悲欢离合,我们知道,在这人类历史上,这都是一再发生的寻常事件。当我们的精神世界被撑大了,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迷失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笃定的在世上积极生活的信心。在比喻意义上,作者的写作即是一次“文学绘图”,是对自身所处世界的绘制、投射、再现,写出文学作品供他人阅读,就是帮助人在精神世界找到空间感。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付用芝:空间在很多时候是凌驾于时间之上的。大概的意思是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化,空间也随之变化。但是类似于铭文和绘画这类艺术范围,最终会在价值上规范成空间。新的领域出现导致时间的不可逆性被打破,所有的事情会被重新进行排列。虽然是在讲地理文学,但是其中还涉及到了历史方面的知识,讲到了欧洲国家对于东方的认知,含有一定的神话、假定意味。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还有神魔的存在,他们对于这种空间的定义就是一种想象。然而马克思认为空间应该是属于美好的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是充满一定的恶臭气味,他不赞同把空间定义为资本主义的范围。这属于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空间定义。同时在殖民时期,英美等国家对于印度的剥削,也是他们主观上想要把印度的空间范围规范到他们国家范围。

现代主义具有的结构性的,使得人们对一些现象的解释局限于一个框架之中,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它的

结构是比较开放式的，能够让人更多方面的解释事情，思维开阔、认知开阔。图解在解读一些事情具有非常重要且直观的作用，像是很多语言、文学定义方面的东西，通过图解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能够使人对这个概念印象更加深刻。从而使被研究对象能够让人感觉到是可触摸的，类似于空间性这个东西，不再是三维的存在人的脑海中，还是二维的展现给读者。

2.3 空间批评与空间理论的后现代性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解玉娇：空间批评的近距离观察是近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空间转折。空间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引出了诗意理论在文学文本空间的结构和内在空间的意义，兼顾文学批评的空间环境的变化，如景观、地理因素。在文学文本的解释方法上，故事的背景不仅在文本空间和环境，而且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作为一个相关系统，会与其他文学元素有关——文本的叙事和主题含义。例如，在传统文学研究中，我们往往关注文学与空间环境的关系，文学作品如何在地理区域内使区域外观和形象景观倍增，而不触及绘画的深层神秘和真实本质。在现代空间理论领域，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文学空间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特征。而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的空间批判已经从多方面进入文学。研究包括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性别批评，研究流行文化和风格。文学空间批判也发展到空间理论与人类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多维度的跨学科视野，以及文学研究实践与空间理论的互动解读中，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理论增长点。且在空间理论领域，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本土生产，文学作品不仅从地理角度提供了简单的描述，而且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一种基于地理经验的又是一个包容的领域；文学是社会和现实的产物，但文学在社会和现实世界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影响着地理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

汉语言文学专业丁月：文学制图学是美国文学空间研究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塔利所提出的观点。他以作家也是绘图者的比喻，来说明文学创作和文学地理空间紧密的联系。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文学绘制者与时代特定地理空间的关系，而且也给出了绘制空间的方向和具体表述，包括创作或者说绘制主体、对现实的表征，叙事与社会空间等等。

作家绘制的地图与实在的地理空间不完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文学绘图下描绘的不一定是自然的地理空间。在大航海甚至更早之前，我们对于更远的、未知的地方更多的是想象，这种想象其实是人类探求和恐惧的矛盾。

明初占据中国宇宙说的“浑天说”，把世界想象成一个球形，但半个是在水里的，无法到达。这种未知的想象推动当时文学以及实践上的地理空间的局限性，也正因为实践的狭隘，所以想象才作为实践的补充，构筑了这样的文学地理空间。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对巴黎的看法，他认为巴黎是许多人通过书本想象出来的城市，是一个有待阐释的想象空间。基于特定时代内，空间的可塑性，作家会根据时代特征对于特定地理空间进行想象和补充，并通过文学制图、阐发、投射出不一样的地理空间。此外，空间形态的历史和叙述历史也会相重叠，基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对于空间形态的发现与文学制图的空间也会互相补充和交织，制造出一个意识和实践相碰撞的文学地理空间。

3. 新文科教育与多学科跨界融合下的文学+地理学

主持人徐永丽：新文科建设既要固本正源，又要精于求变，要立足两个大局，要善于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主动适应并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文科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不断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关系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和质量提高，关系高等教育强国梦和中国梦实现。新文科建设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要转变以知识传授为中心和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传统教学理念，在文学+地理学创新模式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背景下学生高质量的培育。

空间是历史的，空间形态的历史往往与叙述形式的历史相重叠。在《空间性》中艾科的轶事，也体现了虚构空间和真实空间之间的重要关系。艾科通过语言和想象创造出的巴黎部分地区的文学绘图，成了读者解读和分析的文本。读者倾向于将想象的地方与他们可能在城市中遇到的地方联系在一起，从而对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产生强烈共情，角色的思想和行为亦对读者的认识与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外国文学创作中的真实空间，是虚幻空间的叠加还是现实社会的映照？如赫尔曼·麦尔维尔在《白鲸》中为描述亚哈追捕白鲸的场景，详细描述了亚哈研究地图、制定路线、记录已知信息等过程，这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早年的航海生涯对麦尔维尔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坎坷的经历和丰富的生活构成了麦尔维尔写作生涯的基础，太平洋为麦尔维尔提供了文学绘图的真实空间，无论是《白鲸》还是“波里尼西亚三部曲”，看似描写作者远航时的历险经历，实则是作者基于太平洋海域这一真实空间上的有关文学创作形式的探讨。本组发言的主体是，他者形象与心灵图版的构建、文学+地理学作为两种学科在结合地带的批评与反

思两个问题。

3.1 他者形象的心灵图版

地理科学专业齐嗣奥：空间性是近年来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重要的批评概念和备受关注的课题，空间问题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方法，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它将现实社会破碎重构，以全新的方式展示世界的面貌。而地图是进行空间解读重要且直接的信息获取途径。制图者往往会利用读者上述心理活动，结合自身需要，在制图过程中对空间数据与信息进行扭曲变换，构建全新的文学地图，从而达到自身的目的。如哥伦布故意将航海图数据进行篡改，使继任者无法直接获取丰厚的资源；西方作家有意识或无意地在经典作品中塑造的“他者”形象，为帝国神话的合理性、鼓吹帝国秩序、强调服从白人殖民者的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扩张和衰败历史过程中，通过分析著名英国作家的作品，能了解其中帝国意识的延续和流变，这些文本中因循的帝国话语以及欧洲中心、西方先进、白人优越的帝国意识。最为经典的英国后殖民小说应是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该小说多方位、多角度地涉及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的状况，是后殖民文学的一个典型。

总之，空间性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我们的自我定位。我们既要接受现有地图的指引，使我们在茫茫人海不至于迷失自己。也要打破现有地图的禁锢，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3.2 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反思

秘书学专业董良宇：通过思考，文学地理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尤为重要。首先是时间性，时间性具有相对稳

定性。我们一直可以感知时间的存在与延续，我们一直身处时间的流逝当中。而时间与空间又具有实在性。无论在于什么，是在忙碌或者是在闲置，时间无一都不在流逝。而空间具有实在性，空间也是在运动，大到宇宙空间，小到生活的地球。即便地球不动，太阳系也在动，即便太阳系不动，银河系也在动……除非你可以让自己“绝对静止”或者整个宇宙都不动。

时间性与空间性这两大基本属性构成了文学地理的基本属性，文学地理批评与思考也是围绕着这些展开的。而说起空间性与时间性不得不提及“航海图”。时间和空间这二者，则并不是额外被感知的东西。存在于时间的历史和存在于空间的地理，其实已经在纵横交错上建构了事件发生的舞台（空间）和脉络（时间）。航海图会告诉我们的东西，航海日记中一般都已经有所记录。威尼斯共和国商人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了欧洲。后来，他口授著成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叙述了中国和东方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物产文明，对东方的财富做了夸张的描写，并盛赞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富庶繁华。再后来，此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广为流传。尽管这些“航海图”以及“航海记录”都有虚构与错误估计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会给我们留下许多可用借鉴的文学地理资料与思考内容。

参考文献：

- [1]罗伯特·塔利（Robert T.Tally Jr.）著，方英译，空间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 [2]曾大兴，夏汉宁等，文学地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 [3]康建军，地图·航海·风景：空间性研究的旨趣指向与案例分析[J]，2021年，未刊稿。